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马祖毅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文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中国翻译简史

——“五四”以前部分

马祖毅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翻译简史 / 马祖毅著.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1

(中国文库)

ISBN 7-5001-1187-8

I. 中… II. 马… III. 翻译 — 语言学史 — 中国
IV. 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999 号

责任编辑: 黄又林

整体设计: 李 梅

胡建斌

责任印制: 陶 礼

中国翻译简史

——“五四”以前部分

Zhongguo Fanyi Jianshi — “Wusi” Yiqian Bufen

马祖毅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

<http://www.ctpc.com.cn>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邮编: 100044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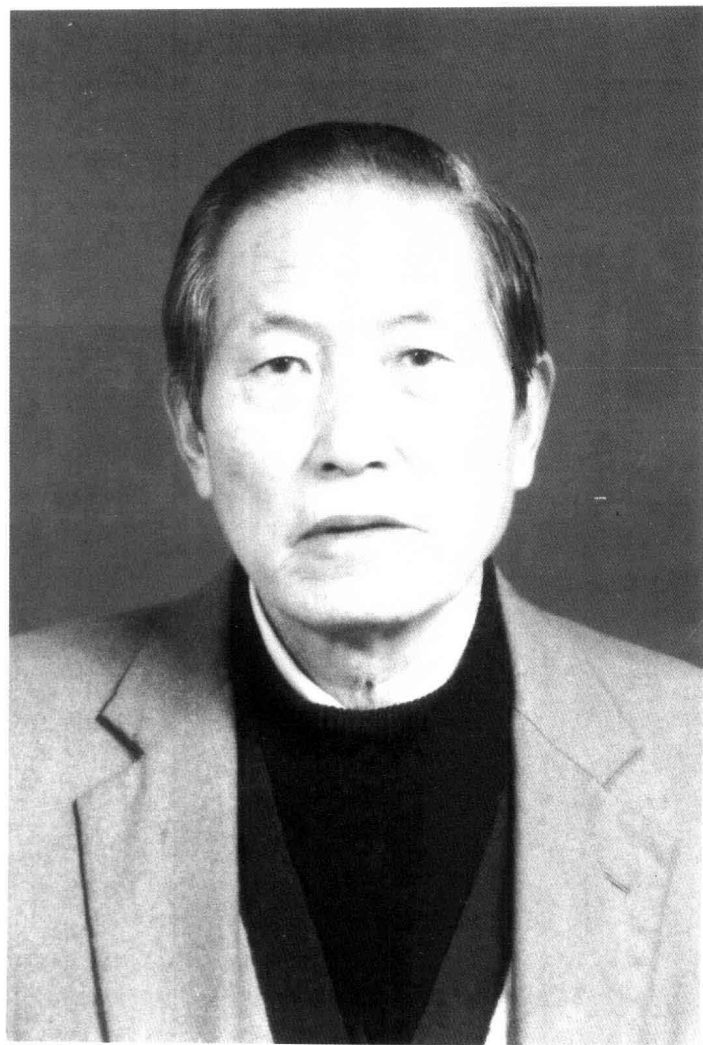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65 千字 印数: 0,001—3,000

ISBN 7-5001-1187-8

定价: 23.00 元



作者像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沙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宋木文 陈 原 徐惟诚

主 任：杨牧之

副主任：聂震宁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田胜立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辉 杨德炎
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汪季贤
汪继祥 宋焕起 胡守文 郅宗远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中国文库”第一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 员：

陈有和 管士光 于殿利 李 岩 刘晓东

程大利 潘振平 孙延凤 李师东 李济平

陈鹏鸣 马国华 胡建斌 潘 平 杨 静

孙 牧 乔先彪 贾立钢

刘重德 序

安徽大学马祖毅教授所著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以下简称《简史》),1984年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后,我曾仔细读过,获益良多。《简史》业已绝版,著者应原出版公司之约修订再版,请我作序,事关译史大业,自当欣然从命。十年前,我曾对《简史》的学术价值和编著优点发表过评介,翻出一阅,时效仍在,特略加修订补充,权作增订版序言,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是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因而其翻译活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宝贵的史料甚多,但散见各处,搜集整理,极其艰苦。我们庆幸马祖毅教授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振奋精神,立志编写中国翻译史,并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如愿以偿。《简史》于1984年初版问世,从而在我国学术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堪称创举。现增订再版,对许多章节又补充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更属难能可贵。

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一因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出版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翻译史,二因它也编写得好。《简史》有很多优点,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罗列,仅举其荦荦大者两端,予以简介。

第一个突出优点是:编写思想正确,材料丰富有趣。

著者认为,翻译活动应包括口译和笔译两方面,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口译活动虽然有记录可查的材料很少,但在每个历史阶段,实际上口译活动都是大量的。同时,著者还认为,翻译史不能只叙述汉族的翻译活动,还应该记载少数民族的翻译活动,这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的,理由正如著者本人在初版《后记》所说:“我国是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内各民族,也包括在历史上已经融合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繁荣和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而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各民族的翻译活动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因此,在撰写中国翻译史时,便不能单纯着眼于汉族的翻译活动。”

上述指导思想,为本书的丰富有趣创造了有利的前提。譬如说,在翻译活动应包括口译在内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有关口译活动的珍贵而富有趣味的材料便可以收进来,免得湮没无闻。

有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翻译活动兼容并蓄的指导思想,本书的内容便大为丰富,不少章节都是记述少数民族的翻译活动的,例如西藏地区的翻译活动、辽金西夏的翻译活动、回蒙傣彝诸族的翻译活动,以及清代初中期满汉蒙藏诸文字的互译等活动。

汉族的翻译活动,谈的人较多,但少数民族的翻译活动,谈的人较少。马祖毅教授经过多年努力早于十年前就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翻译活动的宝贵材料收集起来编集成册,为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现在增订再版,在《简史》早已售罄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一大福音。

第二个突出优点是:善于编排材料,有分析有论断。

要编好一部书,著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掌握大量材料,其次是善于编排,第三是有分析有论断。一部书如果只有大量材料的堆积,既缺乏条理清楚的编排,又没有独具慧眼的分析和论断,那就不能称为编著以至专著,只能说是一种资料汇编之类的东西。马教授这部《简史》则是三者全备,材料既丰富,极尽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之能事,又编得条目清楚,层次分明,同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还有自己的分析和论断。现举《匈奴歌》为例,以资证明。著者首先把这首歌三种大同小异的译文全都引来。至于哪是原译,哪是改译,著者的论断是“待考”。这说明著者治学严谨,在证据不足时不妄下结论,但对于这首歌的解释,既支持了历来的说法,又

提供了近人的论辩,但不随声附和,而是根据语源学对译文中“祈连”和“焉支”等词语下了精辟的结论,他说:“祈连应是蒙古语 qegel,读若敕勒,意为‘广漠的’。祈连山,就是广大的山,符合阴山山脉的特点,焉支即蒙古语 eji,亦可读做阏氏、燕支、胭脂,意为‘母亲’。焉支山就是母亲之山,也是阴山。”其科学论断,令人信服,以此一斑,可窥全貌。

总之,《中国翻译简史》是一部系统阐述我国自远古迄“五四”运动以前历代翻译活动的专著。它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作了重点阐述,评介了各个时期的重要译家及其译作、提出的翻译理论与方法,以及有关的翻译组织与规章制度,值得一读。

杨自俭 序

马祖毅先生写信来,让我为他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作序,我着实为难,想回信谢绝,可他那诚挚热情的信,使我感到先生的盛情确实难却,只好勉强为之。

我和马先生没见过面,读过他的书对他有了些了解,后来我编《翻译新论》,选录了他的文章,其间通过几次信。1994年12月在长沙成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马先生是学会的顾问,我满以为能见到他,很遗憾马先生因为忙没能出席。

马先生是学贯中西的文学家、翻译家和翻译史家。他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在苏州与上海的报刊上发表新诗和散文,读高中时就协助《苏州明报》编辑其文艺副刊《葇菲》,可见他的中国文学功底之深和才学之高。1954年他二十九岁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大学毕业后一直执教于安徽大学,他对大洋洲文学颇有研究,曾主编《大洋文学丛刊》(17)辑,前些年他曾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过学术访问。

马先生翻译过许多文学作品,但他不像我国的有些翻译家那样只翻译作品不研究翻译,他很重视翻译学科的建设,不但编写过《英汉翻译技巧浅谈》等教材,而且发表了不少翻译研究的论文,他编著的我国第一本《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对我国翻译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陈福康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评论说:“我国历代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有较大的起色。这方面成绩较大的有马祖毅,他对历史上一些翻译家及其理论作了较系统的研

究,发表了不少评述文章,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中国翻译简史》。”

这部简史不到四十万字,马先生花了七年时间,其艰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可想而知。简史出版之后,马先生又写专文《〈中国翻译简史〉余论》,从写翻译史的几个大问题(历史分期、口笔译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重点内容等)上讲述了自己对该书的不满意之处,足见马先生精益求精,极端负责。这次修订更说明了马先生认真的科学态度。他收集了许多材料,全书大部分章节都作了增补。增补的主要内容有:外事组织机构、外事翻译活动、口译情况、译人的情况、“通事”和译史、医学历数书籍的翻译、《论语》、《孟子》与《孝经》的西夏文翻译、译员的培训和他们随外交人员在国外的活动、少数民族的翻译、胡怀琛的译诗理论以及王国维的文学翻译理论等。这样这本简史就更加丰富而充实了。

马先生这部专著史料非常丰富,这是史书的根基,做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得的;再一点就是翻译事业发展的脉络清晰,重点突出,这是史书的脊梁。此书读完之后,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古代到近代的翻译事业和翻译理论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写史书尤其是写翻译史(中国尚无先例)很难。要全面占有材料是第一大难;要辨别真伪是第二大难;要评价恰当是第三大难。读了马先生这部译史你会深深感到马先生在这几个难办的问题上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很值得译界称道。

我学习一个新学科读了入门书就读它的发展史,而后再读专著和专题研究。我感到历史非常重要,它是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这是一座智慧之桥,认真走过这座桥可以让你明晰社会发展的方向;可以找到指导现实生活战胜困难的智慧和力量。掌握了一个学科的发展史也是这样,可以看清这个学科发展的方向;可以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关键时期吸取经验教训,以利于指导学科的发展。现在有一件怪事,我们的现代化面临着这么多困难,本应该好好研究中外历史,运用人类积累的智慧去解决,可我们的大

学历史系却招生甚少,甚至有的完全停办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民族如果忘掉了自己的历史,那就失去了发展的根基,现代化就会夭折,那就无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学科建设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重视研究翻译科学的发展史,也就无法推动它的发展。我感到今后应继续研究翻译的通史或简史,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此外还应该有组织有重点地开展断代史和学科翻译史的研究,比如唐代的佛经翻译、明末的科技翻译、“五四”前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以及解放后和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文体的翻译等。学科翻译史可以重点研究小说翻译史、诗歌翻译史、社科翻译史、新闻翻译史、科技翻译史等。写史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重点人物和重点译著,要充分重视翻译理论发展的脉络,还要充分重视中外文化尤其是翻译观念的相互影响。最好横向有中外比较,纵向有古今比较,这样对读者会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此外还应进行翻译家专题研究,比如玄奘、徐光启、严复、林纾、鲁迅、茅盾、傅雷、曹靖华、王佐良、季羨林、杨宪益等。怎样进行这种专题研究,王佐良先生说得切实可行:“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他译了多少书?根据什么原本译的?译文的得失;翻译主张的由来(有什么时代背景?政治因素?文化界情况?等等),是否真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中途有无变化、修正?对翻译界的影响;与其本人创作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起了什么作用?……今天的评价。”^①

学习了翻译史尤其是译论史应当知道我国有没有形成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罗新璋先生说:“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的内容罗先生却只说到“案本——求信——神似——化境”^②这四个概念。这样四个概念应该说是不同历史

① 杨自俭等编《翻译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

②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19页。

时期的翻译标准与要求,仅此恐怕难以称做“翻译理论体系”。说到我国翻译学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应以1988年黄龙先生的英文版《翻译学》和中文版《翻译艺术教程》和1990年刘宓庆先生的《现代翻译理论》的出版为标志。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体系:罗新璋体系、黄龙体系和刘宓庆体系。我国翻译科学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以为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应认真研究这三个体系,研究它的异同,研究它们的科学性:范畴界定与等级划分;理论命题的系统性及其结构关系;指导实践的对策性与方法论等。为了推动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1994年12月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长沙会议上我提出了十个问题^③,理论体系问题就是其中第四个问题。今天看来这十个问题仍然需要深入研究。理论建设既需要吸收中外研究成果,也需要吸收微观与宏观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译界重视学科理论建设,不要用中国的排斥外国的,也不用外国的排斥中国的;不要用微观研究排斥宏观研究,也不用宏观研究排斥微观研究,而是都应该在二者的“结合”上下大功夫。

翻译史的研究是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马先生这本专著是这一工程的奠基工作。此次增订本出版定会吸引更多学人关心并参加这项工程建设。我还希望马先生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史书的后半部分。

杨自俭

记于青岛海洋大学

冷热斋

1997年3月25日

^③ 刘重德主编《英汉语比较研究》,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第21—22页。

诗代前言

绮年梦笔不生花，
多少闲情付落霞。
皓首穷搜编译史，
柴门栽出一篱瓜。

翻锦看花态总殊，
也曾捻断几茎须。
踟蹰句月名方立，
始信严翁未诳吾。

穷年兀兀志难摧，
窃火甘当职业媒。
身后先驱虽寂寞，
纳凉人念树谁栽。

达志通情管送迎，
友谊花灿树常荣。
舌人碌碌风尘里，
青史无情不记名。

十年荏苒未完篇，

坐不心安债尚缠。
绵力可捐天肯假，
人间毕竟爱团圆。

马祖毅于求得一斋
1996年12月15日